

平原戲劇叢書之十四

# 農民淚



任河縣南留路村劇團  
集體創作

冀中受編



華北新華書店冀中總分店印行

平原戲劇叢書之十四

農 民 淚

(椰子戲)

任河縣南留路村劇團集體創作

冀 中 文 協 編

華北新華書店冀中總分店印行

## 編 者 的 話

這個劇配合開闢新區，會起過作用。內容是新區廣大人民的呼聲和希望，它受歡迎，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採用了椰子的形式，是冀中廣大人民熟悉和愛好的形式。由此證明，採用絲弦，大秧歌，和哈哈腔等等民間形式，是會很容易地受到歡迎的。這種新編的（新內容）舊劇（改造了的），應該大大提倡，多多創作，特別是各種土戲形式！

雖然「農民淚」，還存在一些缺點，但它是發展過程中暫時的缺點，比方對甄玉蘭這個人物的描寫，還受着舊形式的束縛。

冀中村劇團，不但有着長期的歷史，而且具有創作的智慧和才能。還有更多的，新的、舊的、大的、小的形式的劇本，以及其他羣衆的文藝創作，流散在各個地方，沒有集中起來。過去在這方面，做的十分不夠，的確應該值得深刻檢討的！

「農民淚」的出版，僅是一個開頭，今後，首先是在大家熱烈的，不斷的應徵和供給下；各地領導同志的重視，幫助，推選下，一定會使羣衆的創造更多更好的發掘發揚出來。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農 民 淚

時間：一九四二年。

地點：河南。

人物：

秦 良 農，六十多歲。

楊 氏 良妻，六十多歲。

秦克儉 良子，二十多歲。

王 氏 儉妻，二十多歲。

秦槐貞 良女，十七、八歲。

馬處長 國民黨軍隊的軍官，五十歲。

劉副官

孫保長

娶妻婆，獄卒等。

馬之勤務，士兵甲、乙、丙、丁。

甄玉蘭 二十多歲，解放區婦救會的工作員。

牛隊長，甲、乙、丙、丁，八路軍戰士等。

村 長 解放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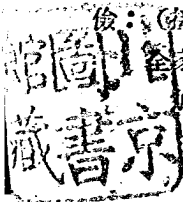
## 第 一 場 (唱二六)

良：(唱二六)

七七事變 蘆溝橋 一場大戰，全家人 去逃荒 來到河南，  
我心想 來到了 太平地界，誰承想 羊入了 虎口一般。

儉：(接唱二六)

全家人 到這裡 生活更苦，吃穿 二字 多困難，加租子  
加糧款 非常的重，眼看着 老和小 死在眼前。



805679

良：克儉哪！租的這一點餽地，又要加租了，賸連吃的也沒有，要是總管一會要租錢來，咱拿什麼應付？你想個辦法才好。

儉：我沒有辦法。保長來了，說點好話唄。

管：（上，叫門）

儉：（開門看）總管來啦！裡邊坐吧。

管：你爹在家嗎？

儉：在家，爹！總管來啦。

良：（上）總管老爺子來啦！請坐吧。總管老爺到我家來有什麼事？

管：你還不知道嗎？催租！

良：總管，俺們租子不是早就交清了嗎？（掏出紙條看）

管：我說秦老頭子！你裝什麼混蛋哪！你給的那是三成租，現在是加租加息，改成六成租，你還缺着三成呢。

良：我租那點地那能出產那些東西，還不是活活要命嗎？

管：混蛋！出產不出來，你別種哇。我告訴你說，交上租子還沒什麼，要交不上還到衙門裡問罪！

儉：總管老爺呀！不要生氣！容俺們幾天，還想辦法去。

管：容你三天，我再親自來取。（下）

良：真是耍人的命，克儉哪！叫你娘出來。

（楊氏王叔槐貞同上）

楊：叫俺們有什麼事？

良：總管又來要租錢來了。

楊：租錢不是交了嗎？怎麼又要呢？

良：人家又加了租了，從前是交的是三成，現在改六成人家三成租。限三天交齊，那裡有錢呢。我去咱闖了，糞棵菜澆澆實了；克儉，你到街上幫幾個燒餅餛飩子賣賣，許賺幾個錢。

儉：賣燒餅饅子，那裡有本錢哪？

良：常在那裡買貨，不能賒點嗎？

儉：我去了。（唱二六）

答應了 一聲 孩兒知道，大街上 賣燒餅 去走一程，邁  
開了 大步 往前走，咱要是 不交租 人家不容。

良：我說槐真哪！你去採點桑葉饅饅那錢，作點鹹賣了，好給人家租錢。

槐真：我不去！

良：你爲什麼不去？！

槐：那桑園裡有壞中央軍們胡言亂語。

良：不要緊，你放心吧！那有敢胡言亂語的呢？這兒是有王法的

槐：那不要臉的兵們，胡言亂語的，我一到桑園就害怕。

良：不要緊去吧，我澆一會園子，接你去。

槐：我去了（唱二六）

沒出們 我心中 就在担驚，低下那 頭兒來 自己叮嚀，  
老參參 命孩兒 去把桑採，最怕的 遇見那 中央的兵，  
中央軍 太野蠻 不守紀律，像土匪 一羣的 任意胡行，  
我要是 不謹慎 遭了他手，我的這 名譽上 就不好聽，  
萬般的 出在了 無計奈何，環境的 壓迫下 不得不行，  
哭 哭 啼 啼 桑園 奔，爲的是 租子款 我走一程。

良：你娘倆在家做點飯，我去澆澆園子，明天好去賣菜給人家租錢。（下）

楊：克儉家，你去做點飯，他們回來好吃呀。（下）

## 第 二 場 （續 問）

馬處長：（二勤務跟上端茶點煙）勤務呢，請劉副官！

(勤務下，又帶劉上)

劉副官：(敬禮) 處長叫我來，有什麼事呀？

馬：也沒什麼公事。心中覺得煩悶，想個什麼事開心呢。

劉：那極容易，請上幾個人打牌……

馬：不行！無心打牌。

劉：要不吸點白面，大煙，喝點酒解解悶？

馬：你說這個全不稱我的心。找一個美貌女子陪着我，吃杯酒才好呢。

劉：昨天那個倒也不錯。

馬：雖然還不錯，可是有點過口了，找上個年青的，美貌的，喝上兩杯，吸上兩口，那才算真樂呢。

劉：這個也容易。這個地方，美色女子很多，處長無事到外溜達溜達，只要看着那個好看，咱們有的是錢，沒有辦不到的，隨處長挑不是嗎？

馬：好！好！那麼副官你在家裡，我到外邊溜達溜達。勤務！跟我走。(下)

劉：好吧！處長快去吧！(分頭下)

### 第三場 (澆園)

良：(唱二六)

我秦良 邁開步 離開家園，菜園子 不太遠 就在面前，  
按好了 那鸛籠 掛好水斗，手擰着 這鸛籠 氣兒發喘。

(甲、乙、丙、丁四兵上)

甲：嘿！菜真好！老頭子你這菜賣嗎？

良：老總我這菜沒長成，還不賣。

乙：你這菜這麼大，還不賣？你怕不給你錢？！那我們不自吃，弟兄們！動手自己割！

4

良：老總你不是給錢嗎？我一家人仗着這個菜園吃飯呢！老總開恩吧！給我錢吧！

甲：混蛋！吃這點菜還要錢，給你十萬塊一張的，你找開了嗎？等着明天給你送來！

良：老總我不認的你！

乙：你不認的我，你還不認的灰衣裳嗎！（急跑老頭急拉滾蹣倒）這老頭子真他媽的混蛋，爾袋想散家嗎？！（下）

良：唉呀！真是土匪。（唱二六）

中央軍 隊伍 不講天良，隨便的 姦淫；又搶掠，打罵的  
我秦良 無法可辦，雖然是 受委屈 難訴冤枉。（下）

## 第四場（採桑）

槐貞：走哇，（唱頭板）

槐貞我 出門來 淚兒不乾，思前 想後 好心酸，自從那  
七七時 事變以後，全家人 逃荒難 來到河南，實指望  
躲日本 免受蹂躪，不承想 國民黨 更是兇殘，又加糧  
又增稅 無法可辦，貧窮人 無吃穿 又誰可憐，中央軍  
拾手打 開口就罵，見婦女 說俏話 還動野蠻，回河北  
却又是 缺少盤費，真正是 想回家 好比登天，又只得  
咬着牙 忍受壓迫，爲交租 擡花籃 桑園來進，用手兒  
放下了 小花籃，霎時間 採滿了 我的花籃，採桑葉 累  
的我 通身是汗，坐此處 休息會 再把家還。

馬：走哇，（唱黑板二六）

邁開了 大步兒 進了桑園，桑園這 裡邊 我留神看，在  
那旁 坐着個 美貌女子，長的那 模樣兒 真是可觀，這  
女子 要和我 宿上一夜，我不枉 陽世間 來走一番，低  
下這 頭兒來 我想妙計，叫了聲 勤務兵 細聽我言。  
勤務！你將那女子叫來，我有話問她。



勤：是。喂！你這女子，我們處長有話問你！

（槐貞忐忑的樣子往前走）

馬：我說你這女子在這桑園做什麼？

槐：我在這兒採桑了。

馬：你採桑作什麼？

槐：我採桑餵蠶！

馬：你說這話我明白了，你採桑餵蠶，賣吐絲賣錢是不是呢？那可能賣多少錢呢？你看你這衣裳也該換了！勤務給他拿十萬塊錢呀，她一回換換衣裳。（槐不接不語）你看你這人，腦筋太死，王給你錢你還不要，有這麼好事，你還不接着？

勤：你這女子不要羞羞慚慚的，處長給你錢，不是好事嗎？

槐：我把你這個強盜。（快板）你這賊，太野蠻，胡言亂語，你家也有姐和妹，你手摸胸坎想一想，爲什麼喪盡了天良。我把你這無恥的強盜。（哭）

馬：哈哈！還反了呢！（接唱快板）

給你，險來，你不要險，勤務，拉她，到桑園。

良：（關上）嗚呀！這位老爺，把我女兒拉拉扯扯，這是怎麼了？

馬：嗚，你這個老頭子！這是你的閨女兒？我看她年青又不，這道靠着汽車路，恐怕過汽車，刺着她……

良：嗚！原來這老爺是好意，女兒不要哭了，快跟我家去吃飯吧。  
。（槐哭下）（馬目送下）

## 第 五 場（賣燒餅）

儉：（唱）

在家中聽了那 爹爹吩咐，到海上賣燒餅去走一趟。  
來到了大街上，抬頭來看，有士農和工商，鬧鬧哄哄，  
（吆喝）

甲乙：（上）走，走，走，餓得買了個饅頭吃，賣壞了的！這差

來，多少錢一個？

儉：一萬塊一個。（打開箱子，二兵吃了就走）老總！還沒有給錢呢？

甲：還要錢？好幾個月沒有官餉，等着官了餉，再給你，你記上賬吧。

儉：老總！我是小買賣，沒有賬。

乙：混蛋！沒有賬不拿買本賬哪？（衆兵跑）

（儉拉住兵，被兵打破了頭，兵跑脫）

儉：（來不及攔了）真是他媽的不說理。中央軍！我把你這不要臉賊！（快板）

我心中 恨恨這 國民黨軍，兵來搶 官又奪 欺我窮人。  
世界上 只有我 窮人難活！我看這 大街上 不能久站，  
回家去 見爹爹，細說原因。（下）

## 第六場（被欺）

楊氏：（王氏跟上）（唱二六）

我女兒 去採桑 不見回來，不由的 叫爲娘 掛在心懷。  
坐在了 房中兒 思前想後。

槐：進門來 對我娘 細說明白。（哭）（良跟上）

楊：丫頭哭什麼？

槐：我有話說不出來呀！

良：丫頭不要哭了，克儉家領你妹子去吃飯去。

王：走！妹子跟我吃飯去。（同下）

楊：咱女兒爲什麼哭哇，怎麼回子事呀？

良：她在菜園採桑，遇見個軍人，大概是個官，看見兒女就拉拉扯扯的，我一步趕上，我問那不要臉的軍官，他說怕咱女兒，被汽車軋着，把她拉到旁邊，說是好意，爲這個她啼哭。

楊：我看不是好意，男女授受不親，他拉拉扯扯的幹什麼？

良：你真混蛋。難道說我是傻子嗎？拿屎盆子向自己頭上扣，叫女兒下半輩子怎樣為人？知道假裝不知道，勸回女兒，以後不要提起這事不就完了。

王：（上）媽呀，媽呀，你兒回來了，頭上不知道被什麼人打破了。（老頭老婆作驚狀克儉上，王氏楊氏扶住）

良：克儉呀！叫你大街做買賣，怎麼叫人打破了？

儉：爹爹呀！（唱二六）

為兒的大街上，去作買賣，有幾個匪軍隊，圍上前來，吃燒餅不給錢，又打又罵，一棍子，打的我流出血來。

楊：這兵不說理。不許告他一狀嗎？

良：你真糊塗哇！你看現在的官管兵嗎？我看比當兵的還橫呢！告的好了也不够本，告的不好了，還吃他的大虧，趕緊的扶下去給他裏上點，是老百姓受罪的年月，我到外邊給他去找藥去。（同哭下）

## 第七場（求婚）

馬：（勤務點煙）我說勤務，請劉副官！

劉：報告，報告處長有什麼事？

馬：我今天出去溜達着玩，走到西北角，緊靠汽車路，有一個桑園，看見一個女子正採桑，這女子才十七八歲，長的真是天下少有，衣裳不大強，不知是誰家的，想個計謀弄到手才好。

劉：處長！我想把孫保長叫來，他一定知道，就叫他來好了。

馬：好，勤務把孫保長叫來！（勤下）

勤：（又上來）報告處長，孫保長到。

馬：好，叫他進來！

孫：報告處長，叫我來，有什麼事？

馬：我今天在西北角桑園見一女子，有十七八歲，那是誰家的？

孫：你問的那桑園的女子？在汽車路東邊是不？

馬：是。

孫：這女子長的清秀又聰明，又伶俐，他不是咱河南人，是河北人。因事變逃荒來到這兒，攜一家五口人，很貧寒的，莊稼老實人。

馬：他五口都是什麼人？

孫：他爹，娘，哥，嫂。他爹租了點園子種菜；他哥作小買賣；他家少吃無穿。我離他家不遠，常去驗稅。不知道處長問他有什麼事。

馬：我看那女子長的很好，我想叫她做我的老婆，保長你有辦法嗎？要是辦成重重有賞。

孫：處長放心，這點小事很好辦，我想他家貧寒，處長多給他幾個錢，他一見錢多，以後有吃穿了，那有不允之理。

馬：好好好你去吧！花多少沒關係，願意就行，快去吧！

孫：處長您聽喜信吧！馬上就去。（敬禮下）

馬：劉副官咱打牌去。

劉：我等喝處長喜酒呢。

## 第 八 場（提 親）

孫：是我救了處長之命，找秦老頭提親去。誰在家啦？開門來！

俊：原來是保長來了，請坐吧。

孫：你爸在家了嗎？

儉：在家。爸爸！

良：（上）克儉什麼事啦？

儉：孫保長來了。

良：保長老爺來啦，裡邊坐吧。老爺來到我家，有什麼事啦？

孫：無事不來，我說秦老頭，該着你發財了。

（槐貞由下場門端盆吃飯暗上聽場）

良：保長老爺。生就窮命，怎會發財呢？

孫：你不知道，咱們北關不是住着一位馬處長嗎？這人有勢力有錢，有心將你女兒說給馬處長做三太太，這事你要應下了，不就發了財了嗎？再說你女兒吃好的穿好的，豈不是享榮華富貴嗎？你看好不好？

良：保長老爺！想我縱然是窮，也不能賣女兒！再說我是河北人，把女兒聘到南方，有些不便，保長不必費心了，這事萬萬做不的。

孫：你這人太糊塗！像這種好機會，打燈籠全難找，我給你提鞋你還嫌我手指頭粗嗎？你真是老混蛋！

儉：我說保長，我們父子來到此地，縱然是窮，窮而有志，如果賣了妹子，就是永遠的發財，也不能將妹子送到火坑裡。再說馬處長縱然做官，那是什麼人性！我雖是莊稼人，可是忠厚傳家，怎能與官僚做親，保長甯費心了。

孫：哈，你主意可要拿定了，我說這話你要不聽，事到臨頭，不要後悔。

良：我們不後悔，爲我女兒的事，我們兩個，把命搭上，也不後悔。（槐踩脚下）

孫：行！我走啦！（下）

儉：早就該走。

良：兒啦！你看保長氣昂昂的，那樣子恐怕得被他的害。

儉：事到如今，沒有辦法，聽天由命吧。（同下）

## 第九場 (詭計)

劉：我說處長呀，孫保長前去提親，還不見回來，恐怕這事有點  
樞手。

馬：我想秦家父子，是個貧寒人家，有錢就好辦，等孫保長到來，  
聽他說些什麼。

孫：副官與處長在屋內嗎？

馬：好，孫保長來了，我說孫保長，大半辦成了吧！

孫：報告處長！這事辦成了，我去跟他一提親，他就翻了，不但  
不應，說的話很是難聽。

馬：(惱怒)他好大胆子！他不應親還敢胡言亂語！我看你不是  
辦事的衙役，我來問你，還有辦法沒有？

孫：有辦法，處長你寫封假信，說他父子跟共產黨通氣，將信交  
給劉副官，明天清早叫劉副官帶着隊伍，把他父子抓住，在  
他身上一搜，搜出信來，叫他有口難分辯，給他個栽下蛋，  
再把他父子苦打一頓，然後把他們押起來，家中和他母女，  
就沒有主意了，那時再去提親，若是應了，將他父子放出去，  
他要不應，將他父子槍決，他父子一死，這女子不難落在  
處長之手，你看這法子行不行。

馬：好！這計很妙，馬上寫信。(寫信)劉副官信拿着，明天清  
晨把他父子抓來，抓他的時候，假裝將這信搜出來，叫他有  
口難分辯。

劉：是！我去派兵。(下)

孫：處長我要回去了，到明天抓了點以後，我再來說親。(下)

馬：勤務！到臥室裡快點煙燴！

(勤務應是)(同下)

## 第十場 (裁 驛)

(甲乙丙丁兵上劉跟上，大聲喊叫門，儉、良驚怕，不敢開門，被兵將門踹開，將父子抓住，網上，楊氏王氏槐貞驚懼大哭)

良：我說老爺們呀！不容分說！將咱父子網上暴打，是犯了什麼罪？

劉：你還裝糊塗？你父子跟共產黨通氣，共產黨也常給你們來信，你還裝傻？

良：我說老爺呀！誰不知道俺是老實莊稼人哪？我知道什麼是共產黨！請老爺開恩吧！

劉：不給你對証，你也不說，弟兄們搜！（趁機將信往良懷裡揣。）

甲：報告副官，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來。

劉：拿來我看，上寫着共產八路軍，老頭你還哭哭啼啼裝好人，還屈你不成。你那槍呢，大概有信就有槍，你拿出來，省的皮肉受苦。

儉：我……說老爺呀，我們是好人，我們是窮人，那裡來的槍呀？老爺饒命吧！

劉：混賬！不給點利害，你也不實說，打他！

(將良儉打倒，二人在地下滾)

(楊、馬、槐同哭着鬧，央求，劉將婆踹倒)

劉：弟兄們，不要打他們了，拉着他們走。

(甲拉良乙推良，丙拉儉丁推儉)(老婆扯儉衣，王與槐扯良衣，乙將王、槐踹倒，丁踹老婆，婆起，向劉身碰頭，被劉用手槍將老婆打死，槐嚇死，王坐地下，劉等同下)

王：妹妹醒來！醒來！

槐：(唱)

昏昏那 沉沉的 如在夢中，耳朶邊 忽聽的 有了人聲，  
強打起 精神兒 睜眼觀看，原來是 我的親 看守屍靈。

(白) 嫂嫂咱爹爹往那裡去了？

王：被強盜抓去了。

槐：咱母親呢？

王：被那強盜打死了。

槐：現在那裡？

王：在那兒。(全哭) 罷了，娘呀！

(唱一二三板)

俺一見 老母親 喪了命，怎不叫 兒 心傷情，母親  
一死 只願你，拋下了 孩兒我 多苦情。

王：妹妹不必哭了。現在咱家出了這樣闖天大禍，你我就應該想  
個主意才好。

孫：(進門) 咳！你們爲什麼事？別哭咧，爲什麼事，對我說。

王：也不知爲什麼事，清晨起來，來了一夥子兵，不容分說，將  
我爹爹他們抓去，將我母親打死，求保長跟我拿個主意才好。

孫：這事大事情，我那裡辦得了呢？當初你爹爹不聽我的話，事  
到如今，出了這樣的大禍，全家人後悔也就晚了，我怎能管  
得了呢？(王、槐給保長跪下)

王：求保長老爺救命吧！

孫：起來！起來！我看你倆哭的怪可憐的，我這人心是最柔的，  
刀子嘴，豆腐心，給你們拿個主意，現在把你妹妹配許馬處  
長，作一個小妾，馬處長必搭救他父子不死，再多多謝給你  
們些錢，葬埋你母親，這不是兩全其美嗎？

王：我的爸爸不在家，他哥哥又被他們抓去，誰作主呢？

孫：你只要應了親。馬處長就把你爸爸和他哥哥，放回來，過了



兩條性命，他父子還不依你嗎？我看你就這樣辦，就沒有錯。

槐：咳：（唱二六）

聽這話 不由的 心中好酸，低下這 頭兒來 暗打算盤，  
我聽這 保長話 是巧機關，暫應下 叫父兒 活命回還，  
我只得 叫名在 人兒不在，落一個 美名兒 天下來傳，  
娶過去 我暗帶 鋼刀一把，到夜晚 叫強盜 命歸陰間，  
替母親 報了仇 我再自刎，定主意 保節孝，保長聽言。  
我說保長先生！如果應了親，我父兒就能回來嗎？

孫：那是自然，要是應了，不但你父兒能回來，你家還有幸福享呢。

槐：好我應下就是了。

孫：哈哈！我看你有點福，腦筋很活動，事成以後，出門坐汽車，進門使丫環，吃的香油白麵，穿的綾羅綢緞，你父兒還可回家，這是多嗎好呀！（大笑）

槐：保長應下，可是應下，得依我三件事。

孫：那三件事呢？你說吧！

槐：第一件，將我娘用好裝殮，盛殮起來葬埋；第二件，在家守孝半月，再過門；第三件，要好衣裳一身，錢十萬元，還要叫父兒出獄。

孫：這三件事情都好辦，這事大半就算成了吧，你在家聽我的信吧！（下）

王：妹妹應不的，咱的爹爹那大脾氣，等他回來，跟他商量商量才是。

槐：嫂嫂不要多說，我自有主意，咱倆人到下邊，穿上孝服，痛哭一場，盡盡孝心吧。（同下）

## 第十一場 (收 儉)

(甲乙勤務馬處長上倒水點烟。另勤務上)報告！孫保長到！

馬：叫他進來！

孫：(進門敬禮)報告處長大喜！大喜！把他父子這一抓來，把他母親打死，剩他姑嫂二人可就贖了。是我到了他家，三言兩語，姑娘自己就應下了，你看這事辦的好不好？

馬：很好，我看你辦事到很忠實，不知道還要些什麼東西？

孫：這女子倒很聰明，他要了三件事。

馬：那三件呀？

孫：第一件將她母親用好裝斂，盛欲起來葬埋；第二件在家守半月的孝，才許娶親；第三件好衣裳一身，錢十萬，叫她父兄出獄。

馬：這幾件事全好辦，就是她父兄出獄不好辦。我想他是外鄉人，要將他父子放出，全家要逃走了，怎麼辦呢？

劉：這倒容易。就先放她哥一人，留她爹爹作押，叫她哥哥回家，與咱定親劃押，決反悔不了，剩他父親一人，等新入進門，拜天地以後，再將老頭放出去，就有了把握了。

馬：好，好，就這麼辦吧。(寫提東交勤務)勤務拿提東將秦克儉放出去，叫他回家！

勤：是。(下)

馬：(把票遞過去)辦去吧！辦好給我話！

孫：處長放心吧！(同下)

## 第十二場 (賣 錢)

甄：走哇。(唱)

昨天價 聽見了 這一宗事，秦家的 父子們 受了委屈，

拿勢力 壓迫人 多麼可恨 他一家 無處去 告訴冤屈，  
看此事 有多麼 不平等，要剷除 這霸道 與民出氣。

(白) 我甄玉蘭從七七事變參加婦女救國會，抱定決心，誓死不當亡國奴！打倒民族敵人！反對一黨專政！來到自由縣搞秘密工作，假裝個賣繭的買賣人，是我昨天聽見了一宗事情，北關秦家父子被抓，母親被打死，用巧計逼姑娘成親，我到他家假裝賣給繭花錢，問他底細原因，我要趁這機會救她不死，先給那個橫行霸道，欺壓老百姓的國民黨官一個打聲，羣衆才敢起來。

## 第十三場 (送 完)

(秦王氏槐貞上) 罷了！娘呀！(王唱二六)

秦王氏 坐草堂 淚兒盈盈，哭了聲 婆母娘 命歸陰城，  
我公爹 和丈夫 全股抓去，拋下了 我一人 不能安生，  
罵一聲 狗強盜 真是太狠，壓迫的 全家人 要把命喪。  
我叨叨 念念的 房中兒坐，單等那 保長來 必然知情。

儉：不好了！(尖板)

虎口裡透出一隻羊，馬處長我把你殺人的賊，眼前發黑心發慌，強打精神往前闖，見着母親問其詳，邁步又把屋門進，看見我妻淚汪汪。

王：呵！你回來了？！

槐：哥哥來咧！咱爸爸怎麼沒有回來？

儉：咳！那天被抓到留守處，苦苦被打，咱爸爸另押在一處，今天才放哥哥，不知道爲什麼？

槐：哥哥看什麼？

儉：怎不見咱母親，那裡去了？

槐：哥哥呀！抓你那天，咱娘被強盜打死了！

儉：怎麼？說什麼？

槐：咱媽死了！

儉：唉呀！

槐：哥哥！匯來。

儉：（唱）

聽這話 不由的 心中戰慄，三魂兒 盪盪的 起在空中，  
強打着 精神兒 用眼來看。

罷了我的娘咳！

（唱快板）

怎不叫人淚盈盈，回頭又把妹妹叫，叫聲妹妹你是聽！咱母  
已死放何處？快對你哥說分明！

槐：（唱二六）

一聽見 我哥哥 將我來問，好一似 萬把刀 刺在了心。  
你問那 屍首兒 放在何處，暫時間 就在那 後院裡存。  
叫一聲 哥哥呵 跟着我走，一見那 母親屍 大放悲音。

儉槐王：（合唱）罷了我的娘咳！

儉：（唱快板）

我一見老娘死屍靈，好一似萬把刀扎心中，老娘生來多寒苦  
，臨死落個不善終，眼看不能把仇報，要在心中牢記下！一  
口怨氣先壓下。再叫妹妹你是聽！

妹妹！將咱們帶去了，又將咱母打死，怎麼無原無故的又放  
回來了呢？！

槐：哥哥，你是不知道，自從你們被抓去，把咱娘打死，我和嫂  
嫂正啼哭，那時，孫保長就來給我提親，他說要應了親，就  
將你們放回來，要是不應，一定檢斃你們。我一聽就知道是  
插圈套霸佔民女，我本想要不應，全家難逃性命；應了他的  
親了，這才把哥哥放回家來。

儉：妹妹你錯了，我想馬處妾他是什麼東西？怎麼跟他作親呢？  
再說，又怎麼能把妹妹許配仇人呢？我是死也不應的。

槐：哥哥說的不對了！咱要不應，咱爹爹那大年紀，不是白白一死。我也早有主意，過門的時候暗帶鋼刀一把，得了手就殺死強盜，妹妹我再自刎。一來搭救咱爹的性命，二來替母親報仇，要叫我名在人不在，才能名孝雙全。哥哥你看怎樣？

儉：妹妹說的倒是對。我看八成白送了性命，這個萬萬做不的！

槐：哥哥要是不應，我一頭碰死！

儉：妹妹你可別這麼着，依你就是！

孫：（上）這裡有人嗎？開門來！

儉：保長來了，裡邊請坐吧。

孫：好好，我說克儉你大喜了！

儉：保長我家死的死，亡的亡，我爹還正被押，我還喜的什麼？

孫：這年頭，死一口兩口的算什麼？你爹爹不是眼看也就出來了，嗎？你妹許配馬處長，當上太太，你也就發了財了，這不是一喜嗎？

儉：咳，就算一喜吧！

孫：明明是一喜！還是包袱一個，裡邊有好衣裳，將你母親裝殮起來，葬埋了，給你妹妹換換衣裳，這是票子十萬元，你點點數目；這是定親帖，上面已經寫好了，你畫個押吧。

儉：畫押嗎？咳！就畫押罷！（唱二板）

手拿着 竹管兒 我好心酸！竹管兒 好比作 殺人的筋！  
洋錢票 好比那 勾命的鬼！害的我 全家人 不能團圓。  
我哭哭 啼啼的 把押來畫，再說罷 保長你 細聽我言。  
保長這事已經算成了，不知那天拾親？

孫：日子已經擇好了，是四月十六拾親，你在家料理一下吧。等那一天，喝你們的喜酒來。（下）

儉：妹妹快來！

槐：（上王氏同上）哥哥保長走了，說什麼？

儉：十六拾親。妹妹十六等死吧！

儉槐王同：罷了！娘呀……（同下）

## 第十四場（安親）

甲乙勤務、馬處長上（倒茶點烟）報告！孫保長來了！

馬：好，叫他進來！

勤務：（向內）你進來！（孫進）

馬：辦妥了嗎？

孫：辦妥了！定的是四月十六拾親。這是定親帖，上邊註上押了  
。拜天地以後，得把秦老頭放開。

馬：好，那行了。勤務！領保長到待客廳給他倒點酒，點上烟袋  
，叫他吸幾口大烟。

孫：謝謝處長。（下）

馬：勤務！叫他們給我下請客帖去。

勤務：是。（下）

## 第十五場（探心）

槐：老天爺呀！（唱二六）

全家人 遭大難 在這河南，我的父 被抓去 坐了牢監，  
遭不幸 我的娘 死的真苦，全家人 被壓迫 真是可憐！  
他冤枉 民間女 王法何在？我全家 這際苦 無處訴冤。

甄：（唱二六）

甄玉蘭 邁步兒 來到衙前，在昨天 聽說是 抓去克儉，  
我今天 無事兒 前去一趨，不覺得 來到了 他的門前。  
到了，大概就是這個門吧，我進去看看。（叫門）

槐：誰呀？你找誰呀？

甄：我說秦姑娘，你不認的我嗎？我是賣花錢的，我不是常來嗎  
？我聽說你大喜的日子來到了，你不用點花錢嗎？不做嫁妝

活嗎？

槐：我不買纒！你請坐吧。

甄：秦姑娘呀！大喜的日子就到了，你不安排點活，哭哭啼啼的，這是多麼喪氣呢？

槐：賣錢的大姐，我的心事你不明白，不要說那些個閒話了，你做買賣去吧。

甄：秦姑娘你有什麼心事？對我說說，我雖然辦不了，也可以給你出個主意。

槐：你想我爹爹被抓去，我母親被強盜打死，我被人家強佔成親，我的心像刀割似的，那有心思作活？！

甄：秦姑娘這就不對了，我想做親都是兩頭願意，你怎麼說強佔成親呢？

槐：賣錢的大姐，你快做你的買賣去，不要打聽閒事，我愁有千萬，別在這搗亂了，決走吧！（用手推）

甄：秦姑娘慢着推，你別拿我當壞人。你有什麼事對我說說，我也許能辦。你是怎麼被壓迫成親，我倒不明白。

槐：咳！這位大姐你想，無原無故，把我的父兄抓去，押在牢監，又把我的母親打死，如果應了劫，才肯把我的父兄放回，要不應劫就槍決打死，這不是強佔成親嗎？

甄：你知道古話說的好，至死不該與仇人做親哪！

槐：這個……

甄：那個呀？

槐：你快去吧！我怪麻煩，你怎麼這麼囉嗦。

甄：你別着急，我不是說了嗎？我絕不是壞人。你對我說真情況，我能搭救你出火坑。

槐：你是婦道人家，怎能搭救呢？

甄：我雖是婦人，你要說了實話，我準能搭救你。

槐：你說這話當真嗎？

甄：那個賊煞不得好死！

槐：你既盟誓，我對你說說，那時應下，有我父兄性命，不應父兄一定會死，因為搭救父兄性命，我才應下。

甄：你這一應，果然是盡孝；可是有一件，你的發烈二字，豈不是付於流水嗎？

槐：大姐你不知道。我的主意：過門去，暗帶鋼刀一把，殺死強盜，我再自刎，一來替母報仇，二來也保了貞節，落個節孝雙全，雖然死了，也不冤……

甄：這話當真，你的主意拿定了嗎？

槐：主意已定了，決不反悔。

甄：好！像你這節孝女子，叫人佩服，受這樣的封建壓迫，很是可憐。我們八路軍專門解除這種痛苦，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我對你實話說了吧。秦姑娘！你當我是什麼人？我並不是賣花錢的，我是婦救會的，在這自由縣搞秘密工作的，不信你來看！

（掏手槍槐害怕）

槐：原來你是八路軍的婦女同志呀！你救命吧！（要叩頭）

甄：不要這樣。我給你出個主意：過門時候，我跟着你去，就說我是你乾姐，我在洞房外頭偷聽，你殺死了強盜以後，我保你逃走。

槐：甄同志！主意很好，咱們雖然逃走了，是我全家性命難逃。

甄：那倒容易，現在你有什么人？

槐：我爹爹被押，現在家中就是我的哥嫂。

甄：容易！我與你寫一封介紹信，着你哥嫂先逃走，往北出去一百里地，就是八路軍的根據地。十六那天，無論如何，叫你哥哥再回來，好領你爹爹逃走。

槐：多謝甄同志救命。哥嫂快來！

檢王：妹妹叫我們有什麼事？



槐：這位女同志，給咱想了很好的辦法，到婆親的那天，他假扮我的乾姐，隨着我去，倘若幹的順手，就有妹妹活命，你看這事怎樣？

儉：好倒是好，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世上那有這樣好人，我想……

槐：哥哥你還不明白，他是八路軍共產黨的婦女同志，給老百姓解除痛苦，剷除土豪惡霸，這才是好人呢。

儉：咳呀！原來是八路軍的婦救會，婦女同志，有這樣的胆量，真稱的起爲國爲民，我給你叩頭。（要跪攏拉）

甄：你不要這樣，用不着這樣，我們八路軍共產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取消不平等條約；對內反對封建，解除痛苦，這是我們的任務。我要隨你妹妹去一趟，事情一定成功。你趕快着拾掇一切東西，帶你家裡逃走，到北邊一百多里地，在龍虎嶺一帶，就是八路軍的根據地，到那找牛隊長，把你家裡安置好了，你再回來，十六早晚趕到，再置像父親的性命，你快去拾掇去吧！我給你寫介紹信。（甄寫信）這是介紹信，你夫妻好好收藏，着漢奸特務搜出來，就有性命的危險，你快走！

儉：多謝甄同志。

（唱二六）

秦克儉 未開口，淚兒滿腮，爲一聲女同志（細聽明白），  
爲救我一家人 請受一拜！尊片際 賢妹妹（細聽開懷），  
妹妹呀！我夫妻二人只願逃命，妹妹現在火抗，大半九死一生。妹妹！

：哥哥放心，有甄同志照顧，也許沒事，哥哥放心去吧！

甄：是非之地不可久站，別耽誤時間了，快走吧！

王：妹妹過來，嫂嫂有幾句話囑咐你；大半不能見面了，單等來世相見吧。

槐：嫂嫂可別這樣。妹妹雖然死了，只要爹爹出來了，嫂嫂替妹妹多多行孝吧！

王：妹妹可別再這樣說了，妹妹的心我知道！我走了。（哭）

儉：妹妹你保重，哥哥也要走了。（哭）

槐：哥哥回來呀！回來……

儉：妹妹要說什麼？

槐：哥哥你要念同胞之情，參加八路軍；剷除這一切的狗贖官。反對欺壓咱們的，那才算是給妹妹報了仇了！哥哥你可要記住。

儉：妹妹別再囑咐，眼前總找着一條道子，真是人到斷處又得生，妹妹放心吧！

槐：哥哥回來！

儉：妹妹還說什麼？

槐：萬一爹爹出來，你要替妹妹多多行孝，別叫老人家生氣，你记住了嗎？你去吧，去吧……

儉：记住了……

槐：哥哥回來！哥哥回來……

儉：妹妹又想說什麼？

槐：哥哥你要囑咐咱爹爹，不要想我，如要想起我來，就罵那些欺壓百姓的國民黨官吧！

儉：我不走了！

槐：怎麼不走了？

儉：妹妹這話刺在我的心尖，怎不叫哥哥心裡難過呀……哥哥和你死在一處吧……

槐：哥哥你還是去吧！

甄：秦姑娘，你這就不對了，這不就攔時間嗎？要走露風聲，就要了命了，你快隨我走吧！（甄拉槐下，儉望影擦淚，蹣跚下）

## 第十六場 (見牛)

牛：只因爲中央軍隊屢次派特務，擾亂地面不安，是我加緊防範。  
。李同志代戰士快去放哨，好好檢查行人，不要放進特務來。

李：是。(中戍同下)

牛：同志們，門口好好站崗！

己：隊長，剛才有一男一女，說話前言不答後語，看他有點來路不明，隊長好好問問他！

牛：叫出來，(儉與王見牛面，要叩頭)別這樣，我們八路軍不是軍閥派的。我問你，家住那？姓什麼？叫什麼？有什麼事來到這裡？你對我說說。

儉：我是河北趙州人，逃荒逃到這河南自由縣。我全家被國民黨壓迫。唉！強迫妹妹成親，是我胆小，帶我女人，逃到這裡龍虎鎮一帶，找八路軍的牛隊長。

牛：你找牛隊長有什麼事呢？你可認識他？

儉：我不認的。

牛：我就是牛隊長。

儉：你是牛隊長！我提一個人你認的嗎？

牛：那個？

儉：就是姓甄的婦女同志。

牛：你說的是甄玉蘭同志嗎？

儉：正是！

牛：有什麼事？

儉：好呀！算見着青天了！看這八路軍多好，說話多柔軟。像他  
。與中來軍，見面不楚打(就遞寫)。我有一封信，隊長請看。  
(隊長看信)

牛：我說秦克儉，看這信上你爹爹在中監，你娘被他們打死，你妹妹被人霸成佔親，像馬處長這樣喪盡天良的東西，我們有辦法對付，你就在這裡住下吧。

儉：我的家眷暫且住下，十六以前，我還得回去，接我爹爹。

牛：每十六晚上，我們也要去呢。村長！

村長（上）：隊長叫我有什麼事？

牛：給他們找間房子住下，是逃難的貧民，給他找點吃的。去吧！

村長：好！隨我來吧。（儉，王同下）

牛：同志們！甄同志給咱們來的介紹信，爲搭救被壓迫的難民，十六日晚上打個伏擊。大家挾着準備！（下）。

## 第十七場（拾親）

保長娶親婆：（手托盤，內有包袱，後跟壽）開門來！

（甄上開門，槐上）

孫：秦姑娘這是誰呀？

槐：是我乾姐。

甄：保長，妹妹今日個大喜，他母親下世了，她嫂又身得重病，她哥找醫生去了，妹妹年青，我想跟她同去，伺候她幾天，怕她想家，保長見了處長多加美言，我去行不行呢？

孫：好，這是小事，秦姑娘聘了馬處長，也是太太了，應當有人伺候，我給你說說就是了。我說娶親婆，把衣服拿來，給秦姑娘接好。

（娶親婆遞衣服給保長，保長給秦）

甄：你二位請，我去給她更衣。

槐：姐姐我看不是衣裳，明明是監牢獄。

(唱二六)

我一見 衣單兒 好不心酸，我的父 爲女兒 坐了牢監，  
立逼我 今日個 前去送死，要報仇 怕比 登天還難。  
邁步兒 出了那 上勇以內，看見了 賊保長 催命脾官，  
想起了 老爹爹 心好難過，我只得 叩頭個 把孝來換。  
低下那 頭兒來 心自暗想，落一個 美名兒 天下來傳。  
我這裡 把鋼刀 暗帶身上，這一去 只有死 沒有回還。

(同下)

## 第十八場 (結 婚)

價相：一二三鞠躬，一塊檀香木，驟刻馬鞍轡，新人把轎下，步步要登高。

兩廊奏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同拜，共入洞房。

(跪扶掖下，劉與馬賀喜)

劉：處長大喜了。(媒婆，甄，保長同賀喜)

馬：保長！跟新人來的這個女子是誰！

孫：報告處長。那是新太太的乾姐，跟來伺候她三兩天，怕新太太煩悶。

馬：好吧！你下去喝喜酒去吧，勤務拿二百萬賞給張親婆，算是喜錢。(勤答：「是！」)

婆：謝謝處長。(下)

孫：處長，新人已娶到，把秦老頭子開放吧！

馬：好，開放吧。勤務，把秦老頭子放回！

勤甲：是！(下)

勤乙：報告處長！各處賀喜的來了！

馬：好！劉副官跟我陪客去。(同下)

## 第十九

(放良)

勤甲：獄卒呢？

獄：(上) 什麼事？

勤甲：放出秦老頭來，叫他回家。

獄：秦老頭子出來吧！

良：我說先生叫我出來有什麼事嘍？

獄：處長的命令，放回你去。

良：放我回家呀，謝謝你。

獄：你謝我有什麼用？真他媽老嫗。(分下)

(良轉場，到家見無人，一楞)

儉：(上) 咳呀，那是，那是我爹爹！

良：那是克儉。(良拭眼再納悶) 我說克儉，自從那天咱父子被抓，你什麼時候出來的，怎不見你母親？你妻，你妹妹，那裡去了？

儉：咳呀，爹爹呀，自從那天我父子被抓，就把我母親打死了，我妹妹被強盜霸佔去了。

良：怎怎着？你再說說我聽。

儉：又被狗強盜霸佔去了？

良：咳呀(駭死，儉慌) 馬處長，我把你這殺人的賊呀！

(唱二六)

聽這話 不由得 膽怕心驚，頭上 澎澎的 走了真靈。  
可嘆那 我的妻 死的好苦！霸佔了 我的女 又把親成。  
哭一聲我的嬌兒嘍！再叫一聲 克儉兒 要你是聽！我說克儉哪！像馬處長這樣的賊，壓迫咱全家，死的死，逃的逃，來來來，隨爲父找他算賬，豁着我這條老命，他跟拚了！

儉：爹爹慢着！我想如今晚的官僚派，跟老百姓，無處伸冤，就是拚去，也是白搭一條性命，是非之地，不可久站，跟我快逃走吧！

良：那裡走？

儉：不要說了，工夫大了有性命之憂，快快逃走吧。（儉頭前走，良東望西望慢慢出門）

良：兒呀，你回來了！

儉：爹爹誰回來了？

良：剛才聽你妹妹在後邊叫我，慢走慢走，那不是你妹妹回來了嗎？

儉：那是爹爹的眼看差了。不要想聽，暗走吧！

！（儉扯良衣慢慢下場哭着同下）

## 第二十場（刺馬）

勤甲：（打掃洞房）有請太太！

槐：（覓扶槐上）甄大姐扶我來呀！（唱二六）

秦槐女 進門來 心中孤寒，洞房裡 好比做 鬼門三關。  
甄同志 捨着命 將我來伴，世界上 稱的起 女中魁元。  
我二人 準備好 把賊殺死，打發那 賊強盜 命歸陰間。  
一來是 與百姓 除了禍害，二來是 與爹爹 大報仇冤。  
如若是 我姐妹 真的妥當，落一個 美名兒 天下來傳。  
強打着 精神兒 洞房半進，再吐露 我的姐 要強婚言。  
姐姐呀！（哭）

甄：我說姑娘呀，你別哭了，你用的東西準備好了沒有？賊子就要來到了！

槐：我準備好了，賊子來了我自自辦法。

馬：（上二勤扶，廳長走着吐酒）走呀。（唱二六）

今夜晚，前後廳，燈光明亮，可喜的。我半途，又作新郎，朋友們，陪着我，開懷暢飲，只吃得，醉醺醺，轉回洞房。

（馬看柳上下打量，槐低頭不說話，馬笑）

馬：處長天氣不早了，你老安歇吧。（馬笑入帳鋪坐）（勤務說靴子，解扣，落帳，勸下。）（既與槐打眼色，手勢，槐點頭既下。）

馬：關門睡覺！

槐：嗚！你少等等！（槐戰驚，關門，將門插慢抽出，然後慢張帳，掠着害怕，又放下）

馬：天氣不早了，還不睡覺！

槐：我我我來了，你慢慢等着。（慢進帳細聽聽，睡着了，圓來拿刀前撲，再進帳聽，決心動手）嗟呀不好！（馬撲槐亂闖進將槐救下，馬腿又蹬，既以為又活，用手槍打死馬，甲乙勸聽槍聲闖上）

既：站着別動！我實話對你說！我本是八路軍共產黨，來剷除壓迫老百姓的賊子，你們想，馬處長搶男鬻女，喪盡天良，世上不能要他這種人，我想你們跟這賊子，豈不冤枉，為什麼不走光明大道？你們聽我的好話吧！隨門全是中國人！你們要動手就是找死，思想思想吧！

勸甲：我們明白，可是放走你我們怎麼着？

既：你跟着我一道走，只要改過，到處人人歡迎，你們看怎麼着？

勸甲乙：好！咱們不跟你們一塊走，也不行哪！（戰戰兢兢的隨既下）

劉：（闖上）嗟呀！這是誰把處長殺死？勤務呢？準是逃了吧？槐姑娘也逃了，不用說了，一定是有共產黨。（吹哨）（丙丁二兵上）現在處長被刺？一定有共產黨，可知道他們上那裡走了？



丙丁：報告副官！好像聽見向北逃去了！

劉：好！追！（同下）

## 第二十一場（逃 跑）

槐：（唱尖板）秦槐女逃出了天羅網，（槐栽倒甌將她拉起來，搭肩轉場）（唱快板）不顧深淺急奔忙，戰戰兢兢往前閃，忽聽後面槍聲響，不用人說明白了，必是強盜打的槍，兩腿發酸坐道旁。

勤甲乙：秦姑娘快走，劉副官追來了！咱躲他一回。（槐下）  
甌與二三勤臥倒，試聽響一陣，同下）

## 第二十二場（追 槐）

（甲乙丙丁上，劉提手槍，歪帶箭）

劉：他們那裡去了？

甲：報告副官！這是脚印，順山坡向北逃走了。

劉：好！弟兄們努力跑！（同下）

## 第二十三場（打伏擊）

（戊己庚辛牛隊長上）

牛：同志們！此處離自由縣不遠，這是自由縣通龍虎嶺的大道就在這兒埋伏。王同志！帶兩個在前邊山口放哨，有事報告。快去！

戊：是。（帶三人下）

牛：同志們，暫且埋伏一邊，等敵人到來好打！（同下）

庚：什麼人？口令！

甌：（內應）我甌玉蘭！

庚：隊長！甄同志到了！

牛：叫趙快快過來。

甄：（上）牛同志趕快埋伏好，敵人這就來到！

牛：好……你們快走……（與拉槐與勤務下牛等退下）

劉：（甲乙兵上）（後台槍響，甲乙臥倒，劉被打死）

甲：弟兄們！劉副官陣亡了！趕緊退吧！（下）（牛等追下）

## 第二十四場（團圓）

良儉：走哇！（唱二六）來到了八路根據地面。

儉：（唱）不缺吃來又不缺穿。

良：（唱）全家人在此地，把幸福享。

儉：（唱）從今後，再不發愁受窮。

良：克儉哪！來到邊區地面，吃穿不愁，又無人壓迫了，你看咱八路軍多好哇！可別再到國民黨的地方去哪！咳！好是好就有一件，你妹妹的死活，可就不知怎樣了？

儉：爸爸放心！我臨來時，有甄同志保着我妹妹，大概也無妨。

王：（上）爸爸！妹妹回來了！還有一個婦女同志，跟她一塊來的。

良：你說什麼？你妹妹回來了？（冷神）快叫她進來！（槐上撲在良懷痛哭，良拭淚）我說克儉呀！咱全家不是做夢呢？

儉：不是做夢！

良：怎麼不是做夢？你，就是我的女兒？你是槐真？

槐：我是槐真！

良：槐真哪！（唱）

怎不叫人好心酸，自從強盜將你娶。只從你死不回邊，為何全家又見面，快對爲父說一番。

槐：爸爸呀！（唱二六）

自從那 狗強盜 把兒強佔，壓同志 醜捨命 將我救還，  
狗強盜 被我們 銅刀扎死，我姐倆 出虎口 才得離開。

良：兒呀我明白，自從強盜霸佔成親，是這位女同志定的計策，  
將強盜殺死；保你逃出虎口，你說是不是？

槐：是！

良：這位女同志救了我的女兒，如同救我一家性命，請轉上，受  
我全家一拜。

槐：秦大伯可別這樣，八路軍講的是自由平等，反對封建勢力，  
搭救勞苦羣衆，這不算什麼。

甲：（上）報告！牛隊長來了！（良聽了吓的沒處藏，儉拉住）  
爸爸這是怎麼了？

良：你不說劉副官來了嗎？

儉：不是那劉副官！是八路軍的牛隊長，八路軍不打人，你害怕  
什麼？

良：哟！這是八路軍的牛隊長，我聽錯了，着中央軍吓破我的胆  
了，克儉你快請牛隊長去。（牛帶戊己庚辛三勳上）（良又  
要叩頭被牛拉住）

牛：大伯可別這樣！

良：是你救了我全家性命，別說我叩頭，就是刮骨難報！

牛：這是我們八路軍應盡的義務，這算不了什麼！我來問你，你  
全家是願在這住呢，還是願回家！

良：趙州地面是八路軍佔着可是中央軍佔着？

牛：那裡是八路軍的根據地，那有中央軍！

良：哟！沒有中央軍？是八路軍根據地！那麼我們就要回家了。  
要有中央軍，我至死不去，我說槐貞！咱們回家吧！這就好  
了，不受國民黨壓迫了！

槐：爹爹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我要跟着甄同志待幾天，還要  
上八路軍的驛呢。

良：（唱）

叫一聲 我的女 你把我救，爹爹我 願意你 去把學上。  
儉：爲兒的 我要去 參加部隊，報了仇 雲了恨 兒才還鄉。  
槐：叫一聲 老爹爹 細聽端詳，我參加 婦救會 爭取解放。  
王：尊一聲 賢妹妹 你切是聽，我參加 大生產 也爲抗戰。  
牛：尊一聲 老大伯 細聽端詳，參加了 八路軍 爲保家鄉。  
甄：尊一聲 婦女們 細聽周全，參加了 大生產 抗戰不難。  
兵：尊一聲 衆弟兄 各位青年，參加了 大部隊 我最喜歡。  
勤：叫僞軍 弟兄們 細聽端詳，反了正 這個事 多麼光榮。

良：聽此話 我心中 非常喜歡。

儉：我們要 趕快的 去上前綫。

槐：婦女們 也應該 要去救國。

王：我參加 大生產 爭取模範。

牛：青年們 趕快的 參加部隊。

甄：婦女們 勤勞勤 才能平權。

兵：不分那 晝和夜 努力去幹。

勤：軍政民 團結好 堅持抗戰！

合唱：咱們要 歡迎那 八路軍隊，慶祝那 共產黨 萬歲萬萬  
年！

（完）

# 農 民 淚

---

作 者	任 河 縣 南 留 路 村 劇 團 集 體 創 作
編 者	冀 中 文 協
出版者	華 北 新 華 書 店 冀 中 總 分 店
發行者	華 北 新 華 書 店 冀 中 總 分 店
分 店	保 定 、 安 國 、 河 間 辛 集 、 鄭 州 、 饒 陽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

1—5,000

